

# 那个人

Skyblueiris  
(天空干净) 著

「那个人」说，新月与金星那种上下遥望、却始终聚不到一处的角度，就叫做牵引。那么，这种牵引，是不是爱情？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个人 / Skyblueiris(天空干净) 著,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4. 9  
ISBN 7-81036-848-6

I. 那... II. 天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92260号

中文简体字版 ©2004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。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  
未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: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

## 那个人

作 者: Skyblueiris(天空干净)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 庄少兰 于春芹

封面设计: 鞠子工作室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2903126 0754-2904596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8 插 页: 12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ISBN 7-81036-848-6/I · 113

发行 /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/ 广州市天河北路 177 号祥龙阁 2202 室 邮编 510620

电话 / 020-85250103 传真 / 020-85250223-6001

马新发行所 / 城邦 (马新) 出版集团

电话 / 603-9056 3833 传真 / 603-9056 2833

E-mail: citeckm@pd.jaring.my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

我初中时代的导师很喜欢用“混蛋”骂人。  
声调拔尖，咬牙切齿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

这画面变成我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挣扎不出，只能哆嗦。

# 第一部

天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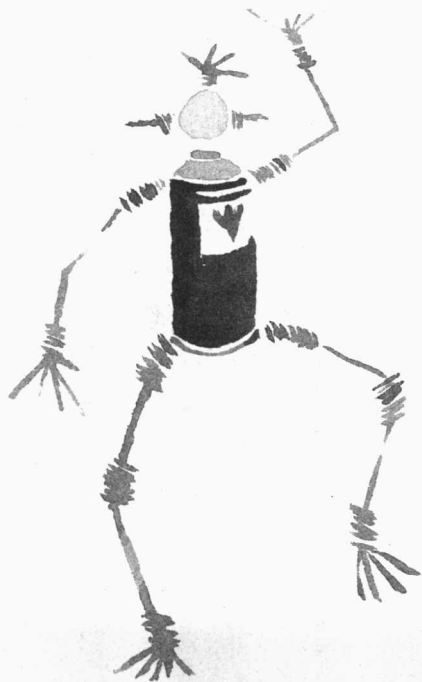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一号混蛋

蝴蝶夫人喜欢用混蛋骂人，

和我骂汪洋混蛋这两件事有何关联？

我一直忘了联想。

如果可以，多希望自己一辈子都不需要明白它……





那个人  
T h a t M a n

我初中时代的导师很喜欢用“混蛋”骂人。声调拔尖，咬牙切齿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这画面变成我挥之不去的噩梦。

挣扎不出，只能哆嗦。

01

那种恐惧其实是很没道理的，因为我不曾真正被冲口吼来，所以梦境里也往往只是遥远声音，巨大宛若雷响，倏地便轰然直落。

吓得我顿时从午寐昏沉中惊起。

我惟一的朋友小花，正隔着好几排课桌椅，看似乖顺地站在走廊上挨骂。

用“乖顺”来形容小花，其实是有点言过其实。因为在回字形校舍建筑的协助下，全校师生都晓得“蝴蝶夫人”班上有个天字第一号混蛋。她可以不读书、不熬夜、不补习、不留校，逛大街、租漫画、看电影、交男友，但模拟考试成绩却还始终屹立在百名上下，正好是这所以升学率出名的明星初中，考上第一志愿的历年平均数。

因此通常小花的被骂，是由于所谓不可饶恕的“品行”问题。

例如她总是赶不到七点整的早自习考试、周记迟交、

作业借人抄写、按时收看八点档并为无缘休闲的同学广播剧情，甚至于爱穿短裤不穿裙子、拒绝正餐偏好零食……

我趴在桌子上听了一会儿，跟着又不可遏抑地昏沉倒去。初二那年我异常嗜睡，无论黑夜白天，学校或家里。

再度醒来已是第五节体育课大半，我凄迷地盯着空无一人的教室，好些片刻才听到木格窗外传来的读书声。

除了小花不会有别人了，她总是很开心地坐在铁架上朗诵英文，纤细双腿就从那半锈不锈钢的缝隙间穿过去，半空中荡呀荡的，像只自由至极的百灵鸟。我闷头暗想。

“啊，你醒啦！”小花转头看我，三两步跳下窗台，眼睛鼻子嘴巴全是笑意，任谁看了都忍不住上扬嘴角，心情大好起来。

“嗯……”我支着酸麻脖颈，果然瞥见黑板上值日生那栏改成自己的座号。“不好意思，又麻烦你了。”

“嘿，这回可不关我事唷，你忘了今天是小赵第一次穿泳裤亮相，没人会想留教室的啦！”呵呵嘻笑的小花作势豪气地想拍我肩头，不过她身形略小，结果只沾到我的手臂，像猫咪一样搔抚两下，完全不是她想表达的那回事。

我感激地笑了，但心知肚明，若不是小花出面，班上无论是谁当值日生，都不可能主动交出这“正当逃课”的权利。她们宁愿等着全校第一名的我被下堂课的老师客气唤醒，然后在众人哄笑声中窘态毕露地跑出教室洗脸；或者在年轻帅气的小赵老师面前恶告一状，怂恿他在旷课栏上记录一笔……

很久以来就是这样，我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大家排挤嘲讽的对象，莫名其妙只能这样，无论我多努力讨好改变还是这样。



因为我是讨厌鬼，她们说。

除了这七个字，我再鼓起勇气也问不出其他。

于是只好装作不曾看见那种挤眉弄眼的相顾讪笑。

后来更慢慢学会，就算清楚听得，也要笑得像白痴一样走过去。

“总而言之……谢谢……呜……”我很坚持地再次对小花表达感激，并且努力不让突来的感伤簌簌下落，可是眼泪竟像发大水般拦不住地，刹那间便夺眶而出。

“喂，怎么又来了？我又没说不让你谢！”小花最怕我哭了，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安慰人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知道啊……可、可是我……呜呜……”可是我也只敢在她面前哭出来嘛，这世界上惟一能让我放心发泄的人。

“笨蛋林宜妙，你这样爱哭没人受得了啦！”小花边帮我递卫生纸边骂，可那是不带恶意的，我知道。

所以我才安心让她训，听她絮絮叨叨认定我太爱哭又一副乖巧模样，所以大家才喜欢欺负我。

“你试试，下次你就用力蹬回去，你长得高，又这么严肃，凶起来一定很恐怖，以后就没人敢招惹你了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会……”而且害怕情况更糟，到时候我会连上学的勇气都没有，爸妈就会发现了！

“你喔……算了算了！不管你了！”小花咕哝，一双白眼斜斜睨来，那副模样要是放在我身上就会很丑了，可小花不会，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美美巧巧玲珑可爱的。我猜这就是小花广受欢迎的原因吧，蝴蝶夫人即使老爱找她麻烦，却也是疼爱的心情居多，鞭子忒长往往也只招呼身侧，轻掠地，做做样子而已。



我恍然想起妹妹，恍然觉得小花和妹妹有些相似。  
她们都是人见人爱的甜美女孩，恰恰与我相反。

讨厌鬼走开，她们说。

02

爸、妈、妙妙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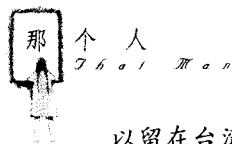
你们好！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大伯母帮我办了一个 birthday party，让我请要好的同学来，我原本想请 Elaine、Boris、Michel 和 Sunny，可是奶奶说 Michel 是黑人又住在贫民区，家教一定不好，所以最后就只有 Elaine、Boris 和 Sunny 来。我们玩 game、烤肉还有装饰蛋糕，Boris 还把奶油弄到自己的头发上，好好笑喔。

我收到你们寄来的礼物了，妈妈亲手钩的毛衣很漂亮，可是现在太热了，要等天冷才穿得到；爸爸送的武侠小说被堂姐拿走了，她说下次要叫爸爸寄“射雕三部曲”来，她们好多留学生都在传着看；还有妙妙，你的日记我会好好保存，等我下次回家再还给你。

妹妹最近又长高了，不过还是全班第三矮的，堂姐说在美国就是这样，黄种人身高比白人矮上一截，可是成绩比他们好。嘻嘻。

我今年除了英文都拿 A 喔，奶奶送我新的芭蕾舞鞋，是淡紫的，妙妙最喜欢的颜色，你一定很想看吧？所以我请大伯父帮我拍了练舞的照片，那个身材最高头发最短的女生就是 Elaine，她是香港来的，是我现在最要好的朋友，她笑起来跟妙妙有点像对不对？不过堂哥说妙妙比较漂亮，他不喜欢女生短头发。

你们好吗？妹妹每天都好想爸爸妈妈，好羡慕妙妙可



以留在台湾念初中，不过奶奶说妹妹以前的成绩太烂了，留在台湾一定会被编到放牛班，以后变成小太妹就糟糕了！而且在美国可以继续学舞，在台湾课业压力太重了，我的头脑不好，只能选一种专心做。

啊，堂妹说我灯太亮让她睡不着觉，我得停笔了，晚安，拜拜。

女儿妹妹敬上

“这是怎么回事?!”挥扬着手上两张一式的信纸，蝴蝶夫人好像不小心就会把信纸捏碎一样。

我一吓，垂下头来。

“你说啊!”啪的一声，一根气咻咻的藤条挥落而下，我愣愣看着那瞬间就在桌面上脑袋开花的藤条，几乎不敢想像那藤条倘若真的招呼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感觉。

“你是哑巴还是聋子?”蝴蝶夫人似乎气坏了，站起来又呼呼挥了藤条两下，不是针对我，但劲风扫来，教我本来正准备脱口而出的话也顿时空白，只能怔怔盯着教师休息室里的白墙发傻。

“呵呵，胡老师，别急别急，慢慢问、慢慢问嘛!”一旁的英文老师大概看不下去，出面圆场：“没事的，林宜妙，你们导师已经知道这不是男生写来的情书了，她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妹妹写来的信重抄一遍?”

“因为……”我哽咽，想哭眼泪却落不下来，“因为妈妈看见妹妹的信会难过。”

“啊?”英文老师满脸困惑。

蝴蝶夫人倒是笑了，扬扬手上妹妹写来的信要左右老师一同观看。

我脸红了，因为妹妹信上的语法每次都写得颠三倒四

的，有时候还通篇都是草写英文，害我得好辛苦地帮她查字典翻译，然后重誊一遍。

“你妹妹什么时候出国的？”一位不知名的老师抬头问我。

“升初中的暑假。”

“那中文不应该这么差啊？小学三年级学生的程度都比她好……”

我头垂得更低，觉得自己该替妹妹被骂。

“可不……她妹妹心理不平衡啦！”蓦地蝴蝶夫人爆出一句，轻松语气、玩笑声音，却让我仿佛火辣辣地挨了一刮子，抽痛心底。

我好惊讶地看着蝴蝶夫人，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把我在周记上写的事情对这么多老师宣布，我明明有请老师保密的呀，那是连小花都不知道的事情。

但蝴蝶夫人还是继续说，搂着我好亲爱的样子。“……咱们班林宜妙和早产的妹妹只差九个月，从小就一起上学同班到大，可是她妹妹不像林宜妙这么优秀，大考小考都拿第一的，所以在美国定居的老奶奶就把她接过去啦。你们想想，这个年纪的孩子哪懂大人的用心呀？她妹妹当然就觉得自己是被父母抛弃了，只疼姐姐不疼她，所以才故意装成遗忘中文的样子，希望爸妈能多注意她。”

“真可怜。”英文老师轻吁短叹，其他老师也相顾摇头。

我心里明明大喊“不是的！妹妹才不是这样子”，实际上却仍只能呆呆站着。没有人能反驳蝴蝶夫人的话，学校里连校长都要让她三分。

“好了，你回去吧！诬告你的人我会查清楚，”蝴蝶夫人挥手赶我，颇不耐烦地碎念：“怎么老是畏畏缩缩的？平



常上台比赛的勇气到哪里去了？唉……现在学生怎么这样子，不是书呆子就是小心眼，还有花容先那个三天不做怪就皮痒的顽皮鬼……呼，你们这班我带得累死了，还是以前的学生好教……”

我鞠躬，拿回妹妹的信正想转身逃开。

蝴蝶夫人又叫住我：“这节什么课？”

“周会。”我说。

“数学老师在用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理化老师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班长怎么没来通知我？！”重重拍桌，蝴蝶夫人就要跳将起来。

我越怕就越急，越急就越结巴，因为、因为……因为了半天都说不出来。

好心的英文老师再次帮我解围。“胡老师，这节是‘全校优良学生选拔’的政见发表会啦，督学要来参观，训导组昨天有公文下来，特地交代连 A 段班都得出席。”

“优良学生选拔关我们班什么事？”蝴蝶夫人轻哼：“这些做官的，老是高高在上地逼老师正常教学，可是摆明了联考制度就在那里啊，学生不这么逼怎么上得了好高中？没上好高中哪来的好大学？社会现实就是这样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，这些小毛头怎么懂这些？你等着看好了，今天去参加什么优良选举的，小鬼们铁定又要心思浮动个几天，我又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她们打回原形……”

“不会啦，我看你们班同学都蛮自动自发的，”英文老师说：“上回林宜妙段考前一天不是还代表学校出去比赛？



结果还不是拿了奖又考了第一名回来？”

“她是特例！我可不能巴望每个学生都这么好教，”蝴蝶夫人撇嘴，俨然忘记我还在场似的，“况且太优秀也有麻烦，像林宜妙这样三天两头人际关系老出问题的有什么好？我最希望学生又笨又乖，只要听话，我保证她们前三志愿跑不掉……”

最后的最后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导师办公室的。只感觉雨丝微凉，轻轻的，一滴滴落在我滚烫的颊上，冰凉凉的，一路滑落颈底。

为什么呢？我明明洗脱了被同学诬状的罪名，却仍觉得自己被狠狠羞辱一场？倒宁愿蝴蝶夫人痛快打我一顿就算了，总好过现在，我抱着她交代要发还给同学的日记本错愕发怔，后悔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蝴蝶夫人是不是也曾把母亲的躁郁症当成笑话一般宣布？其他老师怎么想呢？换作其他同学在场时她会不会也这样随意提起？就像今天一样……

茫然走到礼堂都已是四十五分了，我略略迟疑，不晓得这时候该不该进去。

会场里似乎乱哄哄的很是热闹，我张望一会儿，黑压压的整片人群，实在看不出我们班在哪里。我索性放弃，反正蝴蝶夫人交代我先把下节语文课的板书抄起来，我有正当理由，不怕被风纪股长找麻烦。

转身欲走时，我被某个突然从礼堂里冲出来的家伙猛撞一下，整个人重心不稳便往前扑倒，然后全校广播和礼堂里瞬间扩大的麦克风声音轰然响起，反复播送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：“报告，报告，二年三班优良学生代表汪洋请尽快到礼堂司令台前报到，二年三班优良学生代表汪洋请



尽速……”

我隐约望见那奔跑而去的男生对我远远摆手就消失人影。

我隐约觉得他就是那个让全校师生哗然骚动的人。

他笑得轻快。我看了忍不住哇哇大哭，所有委屈便一股脑宣泄出来。

我好气好恨，好气好恨笨蛋又听话的自己……

---

这就是我和那个人的相遇。

03

汪洋的名字一直如雷贯耳，但我却迟迟要到初三上学期才能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

那次是全校音乐比赛的颁奖典礼，身为班长的他没代表他们班去领男生组冠军的奖杯，倒喜滋滋地跑来领自己的个人独奏奖。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绩，十五个人的小型比赛中名列第四，三分之一强罢了！

我排在他前面两个位置，刚好可以不着痕迹地聆听身后第三名女生和汪洋的对话。

“欸汪洋，我常听到你的名字喔。”

“是吗？”慵懒但精神奕奕的声音。

“对呀对呀，去年你是不是还拒选优良学生啊？搞得全校都在广播你名字，好酷喔！”

“我没拒选啊，”汪洋说着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。  
“只是那阵子忙着做科展，要助选员帮我政见发表罢了。”

“哇！”女生赞叹，随即惋惜起来：“可是……后来你和正式当选人不是只差四票？如果你自己去拉票就不会这样了。”



“没差啦，反正我本来就没打算去年要选上。”

“咦？”我不觉便和那女生发出相同声音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女生追问。

“嗯……”汪洋沉吟半晌才缓缓回答，他说的是——  
“告诉你们也没关系啦，反正已经处理好了。”错愕回头的我正好撞上他浓黑剑眉下一双深眸。

那眼神让我顿时明白他不是一时口误而是另有所指，连忙转头假装找隔排同学攀谈，可汪洋的声音还是清楚传来。

“在我的计划里，优良学生是要到三年级才选的啦，二年级的课余时间要拿去参加科展和团体比赛，什么大队接力、诗歌朗诵、篮球赛……拉拉杂杂有的没的。”

“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对不对？”他接着说：“嘿，你们女生就是死脑筋，连这点儿事情都想不到。”

那女生还是傻傻应着，我忍不住气着又转回去瞪他。

“你想想，做科展和准备那些运动比赛多花时间啊，当然要趁二年级做啦，三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联考，其他事情都是点缀玩玩而已啦！像这次音乐比赛，我也不过随便练练，还不是得了奖？可是学校真的很烦耶，每次颁奖都拖来拖去的，浪费时间……”汪洋嘀咕着，不过我总觉得他语气里是骄傲多于埋怨，而且我讨厌撞了人还若无其事跑走的男生……对，不会错的！就是他，害我那次让好几个同学的日记本跌进水洼，接连几天都只有各方白眼看。

“可是……”女生又可是起来，崇敬的眼光明显加深。

汪洋的表情活像个恩赐嘉赏的君王，拽个二五八万似的等待叩问。

我无端冒火，压根忘记自己该是局外人角色。“没什么好可是的，他是觉得选优良学生只需要利用下课和午休时



间，不会像做科展一样老是得在上课时间请公假啦！三年级时间宝贵，就算玩玩也不能浪费太多，最好连颁奖典礼都省了，直接送到班上最好！”抢将说完我才发现自己脱口而出的声音实在大了些，连排在后面的领奖学生都伸长了颈子往我们这儿瞧，我讷讷地，好惘然自己刚才到底怎么了……

所幸，训育组长只匆匆往排队领奖的队伍里一瞪，骂了声安静就转回去了，今天的周会预定要颁大大小小十数个奖项，司令台上一团哄乱，他忙着盯紧流程和走位，自顾不暇。

分神间，那女生不知为何竟怯怜怜地往汪洋身侧一缩，变成汪洋直对我站。

“我知道你，”他微笑着，身高平常的他，神情却十足傲人：“你是七班的语文小老师——林宜妙。”

我不由得一改平日在女生群里弯腰驼背的羞赧，也硬邦邦地回敬过去：“我也知道你，资优班的班长汪洋。”然后不想让他得意，加注一句：“是小花常提到你，所以我知道。”

“小花？她是谁？”汪洋不经意的问句让我泄气，可是也说不上来懊恼什么，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长久注意？或者为很少遭人忽略的小花生气？我的脑袋像糨糊一样，翻来覆去只听到讲台上司仪陆续唱名的声音。

“花容先呀，你最近不是每天都跟她一起上‘数理保甄加强班’？”前排一个黑壮男生忙不迭回头抢话。我认出他，是小花众多追求者之一，好几次被蝴蝶夫人提着扫帚赶下楼去的美术班学生。“喂，汪洋，你读书读到秀逗了啊？那么漂亮的女生都看不到？”

我掩嘴窃笑，觉得那个学生真是骂到我心坎里去了，

待会回去一定要跟小花说，让她以后对人家好一点儿。

“花容先……七班的花容先……”汪洋不理调侃，努力思索着，“喔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每次都在写考卷时偷看漫画，一下课就往校外跑的怪女生。”

“那是真聪明，”我不服气地帮小花辩解：“她说模拟题库简单到令人想睡觉，所以才夹带漫画打发时间。”

“嗯，原来如此。”他不卑不亢地颌首应道。

好意外，我原以为汪洋会出言反驳的，但是很快就轮到我们这排领奖了，话题于此打住，再没有下文。

后来我就站在台下看他还以班长身份来去赶场，“神采飞扬”还不足以形容他眉宇间的得意，满操场如雷掌声似乎就为他独自鼓噪，一波、再一波，潮浪般，来不及休止。

我一直盯着这个有着和小花相同天赋但企图不同的人，着实不懂成绩出色的他为何也能受人欢迎？优良学生和班级干部都是要靠人缘的，不是老师高兴指定了就算，而他既不逢迎也不讨好，总是狂傲张扬地争取他所要所想，一派自自然然轻轻松松的模样。我酸酸的，反复隔着胃袋里不住上涌的泡泡，秋高气爽的十月天，我竟不住打颤发抖，然后汗湿心悸。

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嫉妒与恐惧掺杂，心虚又骄傲的挣扎滋味。

我只记得自己的庆幸。

庆幸着喜好文史科的自己这辈子将不再有机会和他们一较短长。

庆幸再几个月就可以完全离开，远远、远远地大方逃去。

---

汪洋说他一直很怀念这时候的我。